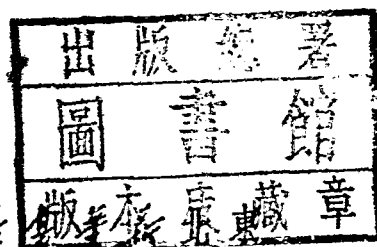




著等戊 西



行印店分東遼全

西戎等著

誰
害
的

東北新華書店
遼東分店印行

版字 31291

目 錄

誰害的.....	西戎（一）
金寶娘.....	馬烽（二〇）
賣雞.....	束爲（三八）

誰害的？



劉家圪塆的藍英，今年十八啦，托他舅舅幫助，在那村裡找下個對象，提出來要結婚。他媽媽不依，說不合適，要把她往城裡一家字號是個什麼掌櫃那裡問，女子不同意，娘倆就鬧起來。娘的非問不行，說眼下能吃三石穀米；女子堅決不，說只要對象合意，什麼不要都行，一定要嫁給她找下的這青年。這事在村政府解決不倒，今天介紹到區上來了。

坐在辦公桌旁的區婦委高桂蓮說：「老人家，你的意見行不通！這陣法令是廢除買賣婚姻，實行婚姻自主，找對象結婚，這是人家男女雙方的事情，娘老子不能干涉，只要他（她）們願意，娘老子的意見只能提出來參考！」

老太婆急着插話道：「高同志，法令我解下，爲什別人家不跟法令走，輪到我老婆子頭上就實行法令呢？」

高桂蓮見老婆子這樣反問，便站起來走到跟前，給她解釋政府法令是一樣的，全邊區每個老百姓都要遵守；但是有些人覺悟不夠，沒有按法令走，這是不對的，今天藍英

提出讓政府給她解決這問題，政府就要按法令解決。

老太婆聽了這一番話，嘴嚙得更高了。長長的出着氣，不說話。站在炕沿邊的藍英說道：

「高同志說的對，非這麼給我們解決不行，這陣不是舊社會，我又不是牲口，想往那裏賣就賣啦？」

老太婆手指住藍英道：「把你個死孩子，養活的你翅膀硬啦，到不聽人說啦，由你，你上天去！」

高桂蓮忙勸道：「老人家，不要生氣嘛，藍英找對象是應該的，你不能隨便罵她！」
「知道啦！解下啦！」老太婆把身子一扭，兩手結成個環，套住膝蓋，顯出不屑回答的神氣。

屋裡僵了一會。高婦委看看蹲在後面地上那青年，問道：「馬三鎖，這事你同意，你大媽和你有意見沒？」

三鎖回過頭來道：「沒有！我們村農會開的有證明信，他們也說合適——你看！」
隨從身上掏出個三角形紙塊，遞過來。高桂蓮看過，又回過頭來向藍英道：「你大同意不？」

藍英說：「我大沒意見，叫由我，就是我媽她……」一句話沒說完，老太婆便氣沖

冲的插話道：「就是我！就是我！多會兒死不了，多會兒得由我，等我死了再由你吧！」

聽老太婆這樣的口氣，事情確實有點棘手了，除了按法令強迫老太婆同意而外，再無其它良法。但高桂蓮沒有這樣作，她低頭在桌上寫了幾行字，然後把通訊員叫進來道：「把藍英和三鎖先引到那邊屋裡坐一會！」兩個青年隨通訊員出去了。屋裡只留下老太婆。高桂蓮便搬過張凳子，坐在老太婆面前，說道：

「老人家，想開些吧，如今是新社會，老腦筋總得轉變轉變才行哩！咱們就不說法令長短，你也活了五十幾啦，你說從前婚姻不自由，出過多少事！兩口合不來，今天打架，明天吵嘴，娘老子跟上受氣，光人命案子出過多少？尋死上吊、爬水甕、喝洋煙，說起來可多啦，叫我給你說一件咱這區上東土豁的事，你就明白了。」

這是十年前舊政權時候的事。

東土豁劉萬財老倆口，跟前有個女兒叫翠娥。生的聰明靈動，長的模樣俊俏，黑頭髮、黑眼睛、黑皮膚，雖然黑、黑得却不俗，村裡誰見了誰誇獎說：「是村裡頭一個好姑娘！」

姑娘好，青年們自然都喜愛。翠娥長到十八歲這年，方圓很多村子的人家，都聘媒人來說。照老規矩：大凡兒子問媳婦，女子找婆家的重要標準：一是門當戶對，一是人材像貌。不過一切都由父母主辦，結果，就很難滿足青年人的心意。若不贊成，作父母的就會擺起一付尊嚴面孔罵道：「不知羞的東西！」

劉萬財夫婦處理翠娥的婚事，除了通常父母爲兒女親事所應有的標準而外，他們還特別商量好，要給翠娥尋個大戶人家，結一門『高貴』親戚，高攀高攀。同時，劉萬財還想在這婚事上，多使幾個錢。因此每逢有媒人來探話，除了問明對方家資情況，順便就探一探對方肯花多少錢？翠娥她媽，女婿好壞她倒很關心，不過她問起話來，開口就是女婿屬什麼的？「相屬」合不合？在她心上，無疑問「相屬」合不合，比女婿好不好要重要的多。問翠娥，雖然不能由她，但她却向媒人說：「那裡也不去！」這不過是一句推話，實際翠娥心上有個去處，就是村裡她表兄喜旺。

這喜旺是翠娥姨姨的唯一的孩子，比她大一歲，無論擔挑鋤耨，都很拿手，一身好苦水。兩個人從小一塊耍大，都是滿心如意。這幾年，兩個都長大了，懂了羞，雖然當着大人面不說什麼玩話了，但背過還是和從前一樣。喜旺白天在地裡動彈，回家吃飯時，都還得端着碗來看一看翠娥。後來村裡有些輕薄人，便風風雨雨造出許多不好聽的話。有一次喜旺去串，叫他姨夫劉萬財當着面訓了幾句，喜旺走了後，劉萬財又教訓翠娥。

道：「年青青的女子，整天嘻嘻哈哈，像個什麼樣？你要是敢給我再敗興，揭了你那皮！」

劉萬財要給翠娥問婆家的事，翠娥悄悄告給了喜旺，喜旺便和他媽商議，他媽也覺得孩子大了，翠娥也不賴，就請了個媒人去說。

翠娥當然滿口應承，她大她媽偏不願意。她大的理由：是嫌喜旺窮，花不起錢，當着媒人面推辭說：「我的女子還小哩，這陣不忙問，叫她長着吧！」她媽的理由，是說翠娥是屬狗的，喜旺是屬雞的，怕「雞狗不得頭」。媒人回來一說，喜旺媽看見不行，就冷了口，又到別處給喜旺說親。可是喜旺翠娥兩個青年，心事仍不散，分別在兩個家庭裡鬧。喜旺同她媽生氣，她媽因為祇喜旺這樣一個孩子，非常愛，便勸說：「孩子，咱窮嘛，人家你姨夫要結有錢親戚嘛！我看咱再到別處給你打問。」喜旺說：「別處我不要，我就挑下她啦！」媽媽道：「孩子，不敢那麼說，叫人家外人笑話！你姨夫早就說你把翠娥引壞啦，你再這麼，咱這親戚面上還怎過呢？聽媽媽說，世上有的好女子，翠娥不行就拉倒，我娃再到別處挑個好的！」

翠娥和家裡人鬧，却挨了一頓痛罵。劉萬財覺得，十七八的女子，公然敢提出要自找頭主，這豈不是丟盡臉面的事，外人聽見像什麼話，多虧翠娥媽拉的緊，沒有打上，只連罵了幾句：「不要臉的東西！」翠娥也哭着說：「我這命非死到你們手裡不行！」

父女倆這一鬧，劉萬財覺得給翠娥找婆家的事，很當緊了。

有一天，他去趕集，迎面碰上「風箱嘴」馬貴子。

誰人不曉，馬貴子是這一道川有名的吃天鬼。一年四季，指頭不探地皮，了事、說媒、當牙子，憑吃「髒良心」錢過日子。

劉萬財碰上他，想到翠娥的親事，便引馬貴子到小攤攤上吃了幾塊糕，托他給打問個頭主。吃完了糕，劉萬財安頓說：「女婿大小好賴不說，只要門第家資好，能使喚個百兒八十就行。」馬貴子得了劉萬財這句話，覺得這又是個撈錢買賣，高興得滿口答應，就把主意打到「德盛源」劉掌櫃的兒子劉生源身上。

這劉生源，今年三十九歲了。憑着他家「德盛源」是街上頭一座大生意，整天好吃好穿。到了外面，人們都叫「少東家」，回到家裡，夥計們都叫「二掌櫃」。娶了頭一個婆姨，嫌不好，把人家打死，死了還不是白死了，人家有錢，惹不起，況且舊社會丈夫打老婆，開口就是：「我拿錢買下的！」打死也好像沒有什麼不應該。

馬貴子在街上碰上劉生源，開口便道：「哈哈……少東家，你的紅運到了，哈哈……。」

劉生源一見這個樣子，馬上便領馬貴子進了一家飯館。

劉生源早先也會安頓過馬貴子，叫給他打問一個姑娘。雖然他已經是三十多歲有了鬍子皺紋的人了，但他特別告他：要年青、要漂亮、要沒嫁過的女子。馬貴子想了想劉萬財的翠娥，正合這些條件，所以覺得這樁親事，有十分的把握。

酒菜擺上來，兩個人吃喝着，劉生源便先問：「今年多大了？好看不好看？」

馬貴子用拿筷子的手擺了兩下，說：「少東家，不是我誇口，這一道川，打上燈籠你也再找不出第二個！」他見劉生源聽得出了神，便一面不放鬆吃肉喝酒，一面也不放鬆說話，吃一口，喝一口，說一句，把劉萬財的翠娥怎麼長、怎麼短：像貌、身材、年紀、性情……說了一大堆好（其實他連一次也沒有見過翠娥）。說完了，便露了一點難意的表情，道：「什麼都好，就是劉萬財那老頭想多用兩個錢！」

說到錢，在劉生源根本不是問題，而馬貴子說這句話的用意，是想自己從中也撈點油水。

劉生源問：「看樣子得多少彩禮？」

馬貴子說：「多也不多，要依我看，那麼好的女子，賣個二三百白洋，人也是搶哩，可是聽那老頭的口氣，有個一百四五也就行啦！」

「這還難，要多少就給他多少，只要你給我把這事辦成！」馬貴子得了這句碗大湯

寬的話，高興得不得了，第二天，便去東土峪劉萬財那面對口探話。

三

到了東土峪，馬貴子見了劉萬財，先把能出一百塊白洋的話說在頭前，劉萬財便算中了意，接着又把劉生源的家資表了一番，每句話，都離不了加一句「人家少東家」。這一溜「好」說完了，女婿好賴，只提了提，便算把劉萬財說通了。剩下劉萬財老婆，她除了先問過女婿的相屬以後，馬貴子給幫忙掐算了半天，也提不出什麼意見，隨後便又附加了兩個不行：第一，嫌歲數差下二十幾年；第二，要看一下女婿的人樣子。馬貴子聽了聽，老太婆的口氣並不十分堅決，意思不過是想多爭點賠償，便笑道：「你老人家不用駁，我從馬貴子眼裡過去的人，就沒個賴的！咱們一天不見三天不黑的些熟人，還能哄你？再說，說親做媒，我也不是一遍兩遍，你聽我說，這些上頭沒你挑駁頭，你只操心叫扯什麼綢緞料子，搞什麼銀器吧！叫人家劉掌櫃到省裡辦貨去早些罷！」叫他這麼一說，老婆婆也便沒有什麼不願意了，隨口說到：「要的東西，你再來咱再見話，翠娥也不在，到她姐姐家去啦！叫她回來問一問再說！」馬貴子見老倆口答應下了這親事，便又高興得往鎮上回來。

和劉生源一說，劉生源便又把馬貴子領到飯館裡吃了一頓酒。

四

翠娥從她姐姐家回來，聽說給她問了婆家，想起喜旺，心上止不住就是個難受。這天馬貴子又來問女家要的陪奩物件，正好碰上翠娥和她媽媽生氣。馬貴子企圖用他的巧說，勸一勸翠娥，因說道：「孩兒，你聽叔叔給你說，人活到世上，圖的個什，劉家『少東家』人家有的字號買賣，要穿什要吃什，只要你張口就到。再說看人家是什的門第，出了外頭，誰見面不是離了吼『少東家』不說話，放上福你不享，你要尋個莊戶漢，整天受的灰眉土眼，受那些洋罪啦！」翠娥回嘴道：「他好是他的，我不愛！」馬貴子道：「孩兒，你看你在這山溝溝長了這麼大，見過什，吃過什，將來住到那街鎮地方，真是再好也不能了。人常說：住到城裡，好比住到蓮花盆裡，住到村裡，好比住到漚蔴坑裡，你嫌這山圪塹地方還沒住够？」翠娥又道：「我嫌他年歲大，不務正！」馬貴子道：「哎噫，你可說下涼話啦，歲數大了好聽，管家領事，不用你操心，你跟上吃口現成飯還不好？你看這陣，歲數大的有多少，又不是光你這一個？再說不務正也不怕，人家有錢，你還罷不叫人家抖打，你嫌他有毛病，將來你去了，多勸他，娶了婆姨改了性的人多的很！」翠娥見她這樣說，馬貴子那樣對，起了火，碎了一口說：「早些滾得你遠遠的，不聽你那些鬼話！」把門一摔出去，便找她姨姨去了。

她姨姨這兩天，也正忙了。自從翠娥大拒絕了喜旺的親事之後，他媽媽又給喜旺在南密塔問下個媳婦，他媽媽強打發喜旺去「相」了一下，雖然沒有翠娥中意，但人材像貌、年紀也還可以，想到和翠娥的事難鬧成了，便在這裡說定。這幾天也是忙着給喜旺縫衣裳，準備辦喜事的東西。

翠娥一去，跳上炕抓住姨姨的手，哭着說：『姨姨呀，你就看着叫我死呀……』姨姨放下手裡的針線，見翠娥哭的很傷心，知道她的心事在喜旺身上，便也難受起來。姨姨想：「我的喜旺好，可是窮呀，窮了就沒有辦法，雖然是二門好親也作不成呀，有什麼法子呢？」這些話她沒有說出口，只用了些連自己也不想說的話，安慰翠娥道：「女子，不敢性子太烈了，生米做成了熟飯，就好好聽你媽媽的話去，這陣心裡不好活，引過了住上一二年，慣了就好了！」她在上面說，翠娥在她懷裡哭，說着說着，她也哭開了。

忽然，聽見翠娥媽在院裡叫：「姐姐，你快來，媒人來啦，你幫我給翠娥要幾件東西來！」姨姨急忙把翠娥推起，說：「女子，別給姨姨哭啦，叫姨姨去問他劉家給你多要幾件好衣裳、好銀器，就把你那難活治啦！」翠娥一把拉住，眼裡滾着淚蛋蛋說：「姨姨，我什也不要！我什也不要！給我來座金山銀山，也治不了我的難活呀……」翠娥又哭慟了，姨姨給她擦了淚，外面翠娥媽叫的緊，姨姨便很快出去。屋裡只留下翠

娥一個人哭。

五

翠娥哭了一會，便睜開眼四處看，見前炕放着姨姨剛放下的襖料子，翠娥知道是給喜旺縫，便抓過來。看着看着，就又哭開了。過了一會，院裡有個人叫：「媽，媽！」翠娥聽見是喜旺回來了，便把身子背過去。

喜旺從外面進來，叫了一聲「媽」，見屋裡媽不在，翠娥坐在炕上，臉對住牆哭。喜旺不知該說什麼，站了一小會，扭頭就走。

「表哥——」翠娥回過身來，把喜旺給叫住了。兩個人，四隻眼，看着看着，翠娥眼裡淚蛋蛋滾出來，喜旺也覺得鼻子發酸，低了頭。翠娥哭道：「表哥——你，你，你……」她急的把抓在手裡的襖料子，咬住牙用勁往開撕，淚蛋蛋不住往下拋。

喜旺正要說話，他媽媽回來了。進門便對翠娥說：「女子，你還哭啦，快別哭了，看眼腫成什麼，醒一醒，你媽媽給媒人做下了飯，快回去吃去！」回頭對喜旺示了個眼色，喜旺擦着眼睛，低頭從門外出去。姨姨又對翠娥說：「女子，姨姨今兒可給你耍了些好東西，緞子襖料四個，褲料八個，銀手鐲四付，銀繩、文明牌、滾肚繩……東西可不少，够我娃好好穿戴一輩子哩——」說着便把翠娥扶下炕來。翠娥抬起頭，見喜旺走

了，對姨姨說：「姨姨呀——你，你……」逼在喉嚨口上的一句話，怎樣也說不出來，開門便回去了。

六

「成媒不成媒，先跑三四回」。馬貴子兩頭跑了有六七回，總算把這門親說定了，鬧了個三頭滿意：劉生源不說花錢多少，總算問了個好姑娘，滿意了；劉萬財餽口，覺得高攀了這麼個人家，也很喜歡，雖然女婿歲數有點大，但夫大妻小的事，多的很，雖然翠娥哭哭啼啼不願意，但誰家給女子問婆家還能叫由了女子？這麼一想，老倆口便無憂無慮十分滿意了。馬貴子跑了腿，說了嘴，還從中暗暗用了三十幾塊錢，當然也最滿意。所苦的，就是翠娥一個。每天，恨，哭。她恨爹、恨媽、恨媒人……覺得他們給自己帶了枷，眼睜睜的被這些人往死路上推。誰是同情她的人呢？最心愛的喜旺和姨姨，因為不能由他們，也只能在背後難受。舊規矩不容他們出來說話，舊規矩使他們沒有力量幫翠娥論理。喜旺也會到處問長鬍子和不長鬍子的人，但誰也不說由娘老子給女兒問婆家是不對；誰也不說問婆家由女兒是對。既然沒人說，這樣作自然是對的了，既然是對，喜旺和姨姨沒有辦法反對，就是連翠娥自己，死也只好跟上死。因為是按舊規矩呵！

十月初三，德盛源送來一百塊彩禮，下了喜帖，擇定臘月二十三引翠娥。

因爲日子近了，翠娥姨娘家也是二十三給喜旺引媳婦，碾米推麵，自己的事就够忙的了，自然不能過來幫忙，翠娥媽便把翠娥姐姐叫來，給翠娥縫衣裳。

姐姐來了後，看見翠娥整天飯也不多吃，睡在炕上，除了睡，就是哭，便同媽媽替翠娥說了兩句話。她媽說：「聽她的話，生米做成熟飯了，誰家問出去的女子還能退？」給她大大說，劉萬財罵道：「老子養女子就是爲賣錢！」翠娥姐看看無法，只好趕着縫衣裳。

臘月二十三這天到了。

翠娥的心真真似掉到了滾油鍋。清早起來，姐姐要給梳頭，不梳，要給洗臉，不洗，光哭、光喊，瘋了一樣。

早飯後，院鄰四舍的婆姨們都來勸，誰也勸不醒。屋裡擠下了半窩女人，「噯噯噯」的都是談論這件事。年青點的，看見翠娥哭，也同情的哭了。年紀大的老太婆們，不但不同情，反而指責翠娥媽平素沒有家教。有的說：「引我們那時候，也哭過，可是誰有她這麼厲害，還能鬧的頭也不梳，衣裳也不穿，這還像個女子啦！」翠娥聽了這些話，更氣炸了，心裡罵：「我沒有像你們一樣，氣也不哼由娘老子賣了，馴馴順順叫人家引走，你們好，嫁的時候爲什麼也哭呢？」一陣陣，聽見街外一陣鎖啞鳴響，院裡娃娃

們嚷道：「快去看，娶親的來了！」踢踢通通的跑出大門外邊。

果然是娶翠娥的來了。鼓手吹進院裡來，三乘花轎也抬進院裡，來看熱鬧的人，男的、女的，擠的滿滿的。只見從前面兩乘轎出來兩個人，走到第三乘轎門上站了一會，從第三乘轎裡才走出個人來：穿的袍褂，戴的禮帽，披的紅綢，插着金花，人們緊緊的圍上去看，這一定是新女婿了。有一個媳婦指着對一個老婆婆說：「媽！看那眉眼，老的够四五十，當爹爹也差不多！」又一個說：「全是她大大愛了人家有錢！」又一個說：「害了女子一輩子！我剛才進屋裡看了一眼，哭的就不像樣了，到這陣頭髮還是一蓬着哩！」又一個說：「挑來挑去挑了個老壽星！」這句話，叫旁邊幾個娃娃聽見了，就跳就叫：「女婿是個老壽星！老壽星！」剛才說話那老婆婆，急忙喝道：「小保，你瞎說，我把你嘴扯了，來，我給你個好東西！」小保走到跟前，老婆婆用手往翠娥屋裡指了指小聲說：「可不敢瞎說，你翠娥姐姐早就難受的不行了，你還……」說着從身上掏出一把棗子，給了小保說：「去罷，給我到大門外前要去！」小保不聽說，一跳一蹦走了一截，故意跑到翠娥的窗下頭叫道：「女婿是個老，壽，星——」笑着跑開了。老婆婆在一邊急得吼道：「我把你個小爺，耳朵說着就不識聽，小心搥你那皮。」

這時屋裡，翠娥哭的眼也睜不開了，嘴裡不住聲的罵，姐姐給她端來飯，接住連碗摔到地上，拿來衣裳叫穿，撕得扯了幾件，擲下一炕。還是不洗臉，不梳頭。一會姨姨

的來了，翠娥姐問道：「姨姨，打發喜旺們起身啦？」姨姨說：「起身啦！也是哭哭啼啼的不願意要去，和我生氣哩嘛！」姨姨坐上炕，翠娥聽見剛才的話，心裡就像針逼，屹崢屹崢的痛。一下躺到姨姨懷裡。姨姨說：「女子，今兒是我娃一輩子的喜事，要歡歡喜喜才行，來，叫姨姨給你梳頭穿衣裳！」說着便拿過梳子，給翠娥把頭髮往順的輪了幾下，用手巾把臉給揩了。正要給穿新衣裳，門外有人叫道：「喜旺媽，你家裡來了客啦！」翠娥姨姨聽喊，便放下東西走了，這一走，翠娥又是躺下不起來，嘴裡瘋說瘋罵：「馬貴子，好你黑心賊！」「媽媽呀！今兒我就死到你炕上！」「……」罵了一陣，跳下炕就往外衝：「我……我……」屋裡的人擋住，又拉上炕去。

滿屋的婆姨，說這的，道那的，議論紛紛。翠娥媽媽，看見翠娥從清早鬧到如今，也不知該怎麼辦才好，聽翠娥姐姐說女婿像老壽星，埋怨他把翠娥害了，心裡也有些後悔起來，哭了一小會，便到劉萬財跟前出氣。埋怨他當初不該不聽女子的話。劉萬財也沒有料到翠娥會鬧得如此厲害，不過事情既然鬧到這一步，總得打發上了轎，於是便又去把翠娥恨恨罵了一頓，企圖用父母的尊嚴，威脅翠娥聽從。但效果不佳，翠娥反而更鬧兇了。這時，不知是那個老婆婆到翠娥媽耳邊說，翠娥的哭鬧，怕是衝了「煞」。她便找了點香表，跪到神龕前磕頭。劉萬財這時候，心裡也有點難受起來，覺得照這樣哭鬧，就是娶過也不會好，但事到如今，已經說不出口，愁得跑到收禮房的炕上睡覺。不

時也有人進禮房來，告他翠娥哭鬧的情形，他只搖搖頭罵道：「那狗日的不成個女子！」後來又有幾個青年跑進來，指責他把女子鬧得那樣不應該。劉萬財覺得青年們的話不入聽，但也沒辦法反駁。爬在桌上記禮賬的王先生，扶了扶戴的銅腿眼鏡替他辯解道：「青年娃娃們懂個甚？當娘老子的，還肯把兒女往壞人家送，那是女子們不懂事，再說，養女是外姓，何長何短，打發的嫁了就把事了啦！」劉萬財叫王先生這麼一說，也擺出幾分當大的口氣道：「嫁出的女，潑出的水，死活得把她填到花轎上，倒由她啦！」

七

到太陽偏西，引親的人，飯也吃畢了，却等不上新媳婦上轎。新女婿連聲催道：「時候可不早啦，怎麼還不叫起身！」陪吃飯的長輩劉登榮，也發了急，走到門口對院裡的人說：「翠娥大那裡去啦，叫來一下！」彎回來又坐到炕上對引親來的人說：「大概還不便當！」

原來這劉登榮，光緒年進過考場，在這東土峪劉戶裡，數他輩數大，也最數他有錢。平常說句話，沒人敢不聽。劉戶裡遇有婚喪嫁娶等事，準的把他先請到。

劉萬財來了。長輩先發毛道：「爲什麼不叫女子起身？」劉萬財說：「爺爺，咱女子鬧的不走嘛！」「啊！」長輩先吃驚的叫了一聲，然後訓教劉萬財道：「你就這個女

子也管教不下？」劉萬財道：「說不醒瞞！」長輩感到這是施發威嚴的時候了，當着客人的面，把劉萬財罵了幾句，便跳下炕來道：「叫我去看，姓劉的還有這號敗興東西！」他邁着慢步，着將鬍子；隨劉萬財往翠娥坐的竈裡來。

院裡的婆姨女子，看見新女婿上了轎，都跑進屋裡去，看翠娥怎樣行動。翠娥眼成了兩顆紅桃，手拍着炕板，哭一聲黑良心的爹，罵一聲早不死的媒人。還是不穿衣裳，誰來勸就用衣裳打誰。

又鬧了一陣，眼看着太陽就要落山，翠娥姨姨的又來了，才算打勸的答應穿衣裳。她姨姨、姐姐給脫身上的舊衣裳，脫不下，不想她在昨天黑夜，就用針把褲和襖縫到了一搭。

脫不下就沒有脫，外面披上紅袍，戴上鳳冠，但仍不上轎，說要死去。這時候，劉萬財引着長輩劉登榮來了。

長輩站在門口指着屋裡喊罵道：「那裡見過這麼厲害的女子，給姓劉的丟人敗興，給我綑住，填到轎裡！」

屋裡誰也不哼聲了。翠娥長出了一口氣，看着滿屋的婆姨，哭着道：「你們這麼多人，就看着我死啦？好，我死——」跳下炕要往外走，長輩在門口抓起根柴棍，狠狠打了翠娥一棍，喊道：「填到轎裡！」有人過來才卡上了花轎。

翠娥嚇，看的婆姨女子們哭，院裡吹鼓手「嚟哇嚟哇」的吹打，真把人心亂的像貓抓。

翠娥上了轎，爹的總算減了一點憂愁。但是翠娥去了以後怎樣呢？一想到這，他就後悔起來。不過他還有個安慰自己的想法，覺得引過去住個三月半年，慢慢會改了性兒的。翠娥媽雖然也愁壞了，但仍沒有忘記跑到轎口，叮囑翠娥說：「孩兒，今年防忌的是龍、虎、蛇，你記住！」翠娥說：「屁，我什也不怕，反正你們把我害死了！」轎夫們把轎簾一放，翠娥一把撕下來，擲到一邊。

千難萬難，轎子總算打發起了身。村裡人好像煞了戲從廟院裡出來，談着，說着，各自回去了，外面只有翠娥媽和姨姨，一個是耽心翠娥今天去是什麼樣子，一個是照料看喜旺引親快回來了沒有。

八

翠娥的轎子出了村，太陽就落山了。走了不多遠，看見迎面也上來一乘轎，三個騎馬的。翠娥用眼從轎窗的玻璃上往出看，見是喜旺到南密塔娶媳婦回來了，心裡真痛呵！喜旺見是翠娥的轎，怕翠娥看見要說話難受，忙把馬抽了一鞭，偏了一下臉，便跑過去了。翠娥看癡了。冷風吹着，淚珠在臉蛋上結了冰，好像泥胎似的。直把喜旺看得不

見了影兒。

第二天，翠娥媽媽捏下餃子，等女婿和翠娥來回門。

從晌午等到後晌也沒有人來，到天黑，劉生源舖子裡來了個夥計來報喪，說翠娥昨天黑夜引回去，半夜裡就爬水甕死了。

.....

區婦女委員高桂蓮講完了這段事情，老太婆聽的不說話了。臉上也沒有先前那麼怒了，高桂蓮又接着道：「老人家，想開些吧，你家藍英找的这个三鎖，是個好後生，我經常在他村下鄉，我也了解，當的民兵，苦水好，思想也好，老老實實的個好娃娃，你答應了這事，他們高興，你也高興，要是你給把婆家硬問到城裡，以後不知道又得生多少氣，實說吧，光這區政府也得你多跑幾趟。.....」

這時，通訊員在門外叫吃飯，高桂蓮又說道：「吃飯去吧，好好把我的話想一想！」

下午，老太婆沒有來，光三鎖相跟着藍英來領了結婚證。

金寶娘

馬烽

一

一九四七年冬天，我被分派到店頭村去領導土地改革。

店頭村是三四十戶人家的個小村子，座落在大官道上，從城裡到這裡剛好一站路，南來北往的人，都在這裡過宿。村裡有兩家驢馬大店，還有三四家留人小店；有一家小雜貨舖，和幾個賣零食的小販。雖然不是什麼市鎮，但在山溝裡就算個熱鬧地方了。

我住在中農劉拴拴院裡，劉拴拴是個二十來歲很愛開玩笑的年青人，三兩天就和我混熟了，沒事常來我住的家裡閒坐。

一天下午，我爬在炕桌上整理材料，拴拴在後炕上捻毛線。忽然聽他說道：「哈！夜貓進宅，無事不來呀？」門口一個女人的聲音說：「這就是工作團那馬先生吧？」我一回頭，見進來個年青媳婦，後邊跟着十二三歲個小孩，那小孩我初來那幾天就認下了，名字叫金寶，是個很伶俐的小鬼。

那媳婦一進來，就坐在了爐台上，和我正對面。這時我才看清她並不是個年青媳婦

，看樣子有三十大幾快四十了。慘白的臉上有許多皺紋，眼圈發黑，剪髮頭，寬褲腿，還穿着一對破舊了的紅鞋。這一身和年齡十分不相稱的打扮，引起我一種厭惡的感覺，一看就知道不是個正派女人。

我繼續看材料，沒有去理睬她，只有劉拴拴，雜七雜八的和她胡扯，只聽那女人低低的說：「不要瞎說了，我早就不啦！」

金寶爬在炕上，拿起我的水筆說：「娘，看人家老馬這筆！寫的字可細啦！」那女人說：「金寶放下，操心弄壞！」金寶乖乖地放下了。我這才知道這女人就是金寶娘。忽然想起了一件事：

那是剛來這村的第二天。我正在街上和一些人間談，一群小娃娃在義順店門口打瓦，金寶提着糞籬頭過來了，不知因什麼爭吵起來，幾個小娃娃像唱歌似的罵道：「婊子兒羞不羞，你媽爛堡上挨洋×！」金寶也回罵了幾句，那幾個小娃娃說：「婊子養的，你敢罵人！」另一個說：「拿土塑子！」於是幾個小娃娃抓起土向金寶身上揚，金寶大聲哭了。我訓了幾句，那幾個小娃娃才跑了。忽然從義順店隔壁破門內伸出個女人頭來，大聲喝道：「金寶！還不給我滾回來！讓你好好拾糞，就不聽話！你的記心給狗吃了！」金寶揉着眼進去了，門「砰」的一關，金寶便大聲哭起來，顯然是又被他娘打了幾下。我想起那天小孩們罵金寶的話來，更證明了這是個不正派的女人，心裡有了一種十

分厭惡的感覺，所以一直沒去理她。只有劉拴拴和她胡扯。只聽拴拴問她：「你是來找老馬有事啦？」金寶娘看了我一眼，嘴唇動了兩下，改口說：「沒甚要緊事，老馬公事忙啦！我是問你娘借點東西來了。」說着就走了，兩條腿向兩邊撇開着走。她走後，劉拴拴對我說：「老馬，你看這女人怎樣？」我說：「不是個正派女人！年紀那麼大了，還那樣打扮。」劉拴拴說：「以前還擦粉抹胭脂咧！自土地改革開始，才不敢了。」我問：「她有男人沒有？」劉拴拴說：「原先是有，如今大概死了！」我又問：「靠甚過活？」劉拴拴笑着說：「靠甚過活？田不耕，地不種，腰裡就有米麵甕。這女人，不能提了，以前接日本人警備隊，後來又接晉綏軍，爛貨！」停了一下又說：「聽說以前也是好人家女人，後來因家窮，才作了這事。不過作什事不能賺碗飯吃，要挑這種丟人敗興營生？我就最看不起這種人！」我說：「就沒人管教？」劉拴拴說：「怎沒人管教？自去年春天解放以後，幹部們可多管教啦，訂成個女二流子，戴紙帽遊過街，坐過禁閉，可是前晌放出來，後晌又接下客了。誰能常跟着她？」

正說間，門「吱——」的一聲，金寶又進來了，對我說：「老馬，我娘請你去我家坐坐！」還沒等我開口，劉拴拴搶着說：「你媽瞎了眼啦！老馬不是那號人！」我也很起火，我記得我把手一揮說：「快滾你的蛋！」金寶嚇得跑了。劉拴拴笑着說：「老馬，你看他還想勾引你啦！」我說：「你看我是幹那事的人？」劉拴拴說：「我也知道你

不。我是說笑啦！」說着出去擔上水桶走了。

我收拾起材料，要到代表會去，這時太陽快落山了，西邊紅了半個天。街上有好些過路人，趕着牲口進店了。順義店門口站着好幾個女人，劉拴拴娘和金寶娘也在那裡，住店的腳夫們正在門口收拾鞍架。我走過去時，金寶娘叫了我一聲：「老馬！」我說：「叫我幹什麼？」金寶娘不好意思的說：「有工夫請你來我家坐坐……」其餘的女人都在看我，那些腳夫們也停了手裡的營生，恰好劉拴拴也擔着水也過來，朝我直扮鬼臉，在這樣個場合下，一個不正經的女人叫自己去她家坐坐，我簡直生氣透了，我記得我訓了她一氣，我說：「看你也是個壞女人，你叫我想怎啦？」好像還罵了句什麼，現在已記不清了。總之，我當時非常生氣。一直到了代表會上，我的火氣還沒下去。

代表們見我臉色不對，問我因為什麼，我講了一遍。代表主任田老大說：「我看她沒那胆量勾引工作團，怕是真有些說的！」

開會的人還沒到齊，大家談起了金寶娘的身世。我才知道了她是一樣一個女人。

二

金寶爹叫李根元，李根元爹娘就他一個兒，家裡很窮，租種着本村地主劉守忠的

十多畝地。

根元三歲的時候，從綏遠逃來一家難民，走到店頭村，生下個女孩子，養活不起，要給人。根元娘花了五升米，就把那個小女子買下了，準備奶大以後給根元作媳婦。逃難的拿着五升米走了，以後再也沒有來。

根元娘沒有女兒，對奶媳婦就像自己的女兒，從小喂奶喂飯，屎一把尿一把的操養。給奶媳婦起了個名字叫翠翠。

翠翠十五六歲時，長得真像一枝花，手又巧，心眼又靈，白白的圓臉，長着一雙明閃閃的大眼睛，留着一根又粗又黑的大辮子，全店頭村也是挑頭的好閨女。有次，村裡有個青年後生提着一斤肉，走到了根元門口，正好翠翠在門口站着，那後生看翠翠看呆了，猛不防過來隻狗，把肉刁上走了。從這以後，翠翠長的好更出了名。但是翠翠從來很少和男人們答話。小時候常和根元在一齊耍，大了些，知道這就是將來自己的男人，雖然一家人就在一個炕上睡覺，一個鍋裡吃飯，但和根元也羞得不多說話。有時根元故意引逗她說句話，她馬上臉就紅了。根元二十歲上，翠翠已經十八了。爹娘看見都大了，那年秋天就給翠翠挽了頭。前一天，把翠翠送到根元二姨家，這天拉了個毛驢去接回來，毛驢身上搭了塊紅褥子，回來拜了天地，吃了頓素糕，就算結了婚。雖然是從小在這村長大的閨女，但看媳婦來的人很不少，大家都連聲稱讚：「真是好媳婦，咱村劉守忠

那樣大的財主，也沒這麼個媳婦！」

年青人們和根元到了一塊，都羨慕的說：「根元前輩子修下福了，娶了這樣個好媳婦！」還有的說：「我要有這麼個媳婦的話，活上一個月死了也心滿意足了。」

地主劉守忠的兒子叫劉貴財，和根元是一般年紀。貴財早就看上了翠翠，翠翠結婚以後，比閨女時候更好看了，險就像一朵桃花，劉貴財時時刻刻想勾搭。有事沒事常到根元家閒坐，遇着根元和他爹上地了，便搭攬的和翠翠說話，有時把金戒指露出來給翠翠看有多重；有時把手絹拿出來，讓翠翠認是絲的是麻的。翠翠只是不理睬。有時劉貴財來了，翠翠便掃炕掃地，故意鬧下一家塵土。有次她娘說：「人家少東家來了，不要那個樣子，咱得罪不起人家。」翠翠說：「我看他沒長的好心！」

根元結了婚的第二年，根元爹死了，那年冬天，翠翠生了個小子，婆婆見添了孫孫，喜得了不得，給起了個名字叫金寶。根元還是租種着劉守忠的那二十多畝地。翠翠生了小孩，劉貴財仍然沒死了心，還是常去根元家閒溜，有時用肘碰一下翠翠；有時要和翠翠比手大小，比身子高低，翠翠仍然不答理，並且把這事告訴了根元，根元知道自己惹不起劉貴財，只好安咐翠翠：「不要答理他！」

這年秋天，發生了件事。根元從地裡割穀回來，聽着翠翠在房裡叫喊。他忙跑進去，見翠翠縮在炕角裡，劉貴財一手拉翠翠，一手拿着兩塊白洋。根元年青人，火氣大，

見了這個情景，再也忍不住了，大聲喝道：「你幹甚麼？」貴財說：「要租子！」說着跳下炕來。根元說：「要租子到我家炕上要來了？」拿着鑰把就打。貴財挨了兩下，慌忙跑了，口中罵道：「你敢打我？等着！」翠翠哭了一場。一陣他娘抱着金寶回來了，聽了這事也氣得說：「怪不得貴財上午叫我抱上金寶去他家，說他娘想看看小孩，不想操下這狗心了！」隨後又對根元說：「攆跑就對了，不該打，咱租種人家的地，得罪下可吃不倒！」

果然，不久貴財家就把地奪回去了。根元說：「世上又不是光他一家地主，咱有苦還怕沒處受！拿上豬頭還找不下廟門？」貴財奪了地，恨氣還沒出完，這年是民國二十四年，冬天各村都成立「防共保衛團」，店頭村也成立了，劉貴財家有錢有勢，就當了村團長。第二年春天，各地抓共產黨，貴財說根元是共產黨，就把根元捆去了。貴財親自拷問，打得昏過去幾次，也沒有落下口供，村裡人都知道是怎麼個情由，但沒人敢說句話。當天把根元關在村公所炭房裡，準備作好公事，第二天往縣上送。

下午，翠翠給送了一次飯，根元爬在窗戶窟上，翠翠見他臉色黃白，順臉流下幾道血跡，翠翠傷心的說：「你……」剛吐了一個字，就被看守的人喊住了，說：「團長吩咐，不准外人和共產黨說話！」翠翠呆呆地看了根元幾眼，哭着回來了，臨到家門前，擦乾了眼淚，她怕娘看見傷心。只告娘說不要緊。

夜裡，翠翠沒合眼，她知道一說成共產黨，根元就沒活命了。她想起前半個月城裡根元姑夫死了，她和根元去弔喪，正好碰上城裡槍斃共產黨，槍斃的共四個人，三個是受苦人，一個是學生。打了四槍，流下四灘血，最後，他們的家屬來收屍，有老太婆，有年青媳婦，還有幾個小娃娃，他們都哭的那樣傷心，有一個老太婆爬在死屍上瘋了一樣的嚎，看的人都哭了，翠翠也哭了。……

翠翠想到這一幅悲慘的情景，想到根元的命運，不由得哭泣起來，眼淚印濕了枕頭。她哭着，她想着，她想：「拼上命也要把根元救出來！」打好了主意，悄悄起來，拿了幾件衣服，又拿了一把鑊頭，出了街上，這時有半夜了，天黑得很，冷風迎面撲來。她從村外繞到了村公所後面，找到那炭房的後牆，便用鑊頭開始刨了起來，幸喜那牆是土打的，不一陣便刨下個洞，她把根元放了出來。野地裡風呼呼地嚎着，乾樹枝在「嘩啦啦」作響。根元握着翠翠的手說：「我死不了，總要報這仇！你年青青地，趁早尋個頭主，我逃出去還不知道死活，你們就當我是死了！」翠翠哭着說：「我活是你家的人，死是你家的鬼，我至死總不變心。……」翠翠哭得哽咽了，小倆口在大風地裡，抱着哭了一場。翠翠把帶來的衣服，給了根元，把那件糊着血的衣服換下來，又把兩隻銀手鐲給了根元，讓他路上作盤費。根元朝他家住的方向磕了一頭，爬起來走了。

翠翠抱着那件血衣，溜回了家裡，但她的半個心，已跟上根元走了。

第二天，貴財見根元跑了，也沒敢聲張，怕上邊知道跑了共產黨，自己受連累。但想翠翠的心更切了。隨後造出謠言說：「根元跑出去被抓住槍斃了！」並說：「只要翠翠嫁給他，他就把他媳婦休了。」

又過了些時，貴財就打發順義店劉順義老婆，給翠翠說媒來了，那是個說媒拉皮條的老行手。她先把翠翠叫到她家，探了探口氣，她說：「根元已經死了，你這樣年青青的，該找個婆家，尋自己下半輩的好活。就憑你這一表人材，只要你肯，財主家也雙手接待哩！」翠翠說：「順義嬌，我活是李家的人，死是李家的鬼，不要說李家還有金寶這點骨血，就是沒有金寶，我也留不下老人，那說是婆婆，實情和娘也一樣，我不能昧那良心！」順義嬌說：「兩個女人一個小孩，家資沒家資，受苦沒苦水，可怎活呀？我都替你們發愁咧！」翠翠說：「我就是討吃要飯，也要把我金寶撫養成個人，侍候我娘百年以後！」順義嬌見苗頭不對，也就沒再多說。

根元娘自兒子出了這事，整天啼哭，要尋死上吊，把眼也哭瞎了。翠翠整天勸解，老的哭，小的叫，一個人顧了這頭顧不了那頭。家裡吃的也沒有了，每天還要到地裡挖野菜、拾莊稼，翠翠就這樣受，也沒在娘跟前說了句不順氣話。一夏天、一秋天，總算熬渡過去了。這年冬天，可難過了，吃了上頓沒下頓。

一天，餓得實在沒法了，翠翠抱着金寶，到左鄰右舍去求乞，根元爹娘平時在村裡

很爲人，人們又見女人娃娃們可憐，都一升半把給了些。過了幾天，娘病了，金寶瘦得皮包骨頭，翠翠又抱着金寶去討吃，但誰家也不給了，隨後有幾個老太婆悄悄告訴她說：「人家貴財放了話，誰家要給你吃的，誰家就是他的對頭。你想，半個村子都是種人家的地，誰敢和人家作對！」翠翠一點東西也沒要下，哭着回來了。

娘害着打擺子病，在炕上又打滾又說胡話，全身燒得像盆火，大小便糊下了一被褥，翠翠剛收拾乾淨，安頓娘睡好。金寶又餓得哭開了，剛把金寶奶得睡着，娘又說開胡話了，娘尖聲叫道：「根元，我娃可回來了，娘要死了，……呀！多大的西瓜！好甜的梨呀！貴財死了，哈哈……快給我買個梨來！快呀……」翠翠看着娘病成了那樣，想給請個醫生看看，但沒有一個錢。

下午，隔壁順義嬌把翠翠叫去了，順義嬌拿出幾塊白洋來說：「這是人家貴財送你的，他說只要你肯和他來往，他總能多幫貼你些。翠翠把白洋接過來，「噹啷」一聲摔在地上說：「我餓死也不要他的臭錢！順義嬌，咱們也是多年的隣家了，你就忍心幫助人家欺侮我！」說着哭了，順義嬌嘆了一口氣，坐在了爐台上抽烟。

順義嬌也是受夾板罪。順義店是佔着貴財家的地方，貴財和村裡年青人們打了賭，說不把翠翠弄到手，就不姓劉了。貴財托了順義嬌勾引翠翠，如果辦不成，貴財就要攆他們走。

順義嬭看着翠翠哭的傷心，也引起了很大同情，停了很大一陣，順義嬭這才又勸道：「年青人，這也不算個甚，誰家鍋底沒有黑？女人就有這麼個本事噯！如今根元沒影沒信，你守到那一輩子？！就說爲你娘病，爲把金寶撫養成成人，也該……：一次半次也壞不了名聲，爲了老人小孩，也不該這樣耍牛脾氣！」翠翠想到娘病成那樣，沒一個錢請醫生，想到金寶瘦得那個樣子，聽了順義嬭說的話，心中像抖亂蕩一樣，半天沒開言，低下頭不住的掉淚。

順義嬭又催說：「你要是願意了，我給貴財去送個訊，人家後生爲你也多下了辛苦啦！」說着站起身來，翠翠一把扯住說：「我寧接個狗也不接貴財，他是我家的死敵，我恨他一輩子！」順義嬭想道：「一下和貴財怕鬧不成，先把她拉下水，就好辦了。」於是低聲說道：「不要貴財也行，我們店裡住下個連長，那可是個有錢主主，夜晚晚上就讓找個人陪他，你去陪陪人家，人不知鬼不覺，賺幾個現錢，你娘的病也能治了，家裡也有吃喝了。一半次，也沒甚要緊。」翠翠說成了紅布，低着頭沒說話……：……：天黑時分，翠翠拿着兩塊錢，回到了家裡，娘已經發過癩子去了，抱着金寶睡着了。翠翠見了娘，臉不由得紅了，心裡說不出的難受，看着地下那個爛箱子，不由得又偷偷哭了起來。那個箱子底下，藏着根元的血衣，她覺得作了一件對不起根元的事，感到極大的羞辱，看着那個箱子，呆呆地流淚。

從這以後，翠翠像決堤的洪水，再也阻不住了，貴財知道了這件事，找了翠翠幾次，翠翠尋死上吊不接待，貴財火了，就在村裡到處給傳名，這時再也不由翠翠了，先前只是過往外路客人，不久，本村一些青年人也來往上了。

第二年秋天，日本人打進來了，店頭村山上接了個碉堡，敵人向村裡要花姑娘，那時貴財當了村長，逼着把翠翠送上了碉堡，金寶留給了瞎奶奶照管，過了六七天，翠翠從碉堡上被抬下來了，臉色青白，嘴唇沒一點血色，比死人只多一口氣。她瞎娘哭着給她揉肚子，村裡人看着可憐，給幫了些糧食，養了兩個多月，總算像個人樣了。恰巧婆婆又病倒了，翠翠掙扎着侍奉婆婆。婆婆病了兩個月死了，翠翠埋葬了老人，家中更沒活法了，糧沒糧，地沒地，索性就潑出身子，指那事過日月。那時順義疇也死了，她便把客人拉到自己家裡來，金寶已經三四歲，很不方便，每天總是先把金寶奶的睡着……

三

開完代表會，時間已經不早了。我回到住的地方，劉拴拴家還點着燈，聽着我回來，喊道：「老馬，喝水來，開了。」我進去時，他家還沒睡，他娘戴着老花鏡在藤油燈下作營生。他媳婦在倒開水，我端了一碗水，坐在地下凳子上。拴拴娘說：「老馬看着綿綿的，生了氣可怕啦！」我說：「怎？」她說：「今後咱把人家金寶娘訓了一頓，人

家叫你是有話要說，你犯了疑。唉！那可是個苦命人！你訓得人家哭了老半天，還是我勸回去。她哭着說：『我是下賤女人，連個伸冤訴苦處也沒！』唉！那小時可是個好閨女，一百裡也挑不出一個來。」拴拴說：「這也不能怪老馬，老馬初來不幾天，不知道那些底細！再說，我也有不是，我要不開那些玩笑，老馬也不會犯疑！」劉老婆說：「二十大幾的人了，開玩笑沒大沒小，按說你該叫金寶娘嬌嬌啦，今後晌人家來，你把以前的情形告告老馬，老馬也不會那樣了！」拴拴搶着說：「作你的吧，老馬住了四五天，你就不會告訴告訴！」我說：「不怪你們，都怪我太冒失，過去的情形我已經知道了！」劉拴拴說：「我就看不起這種女人，家再窮，也不應該作這種丟人敗興的事呀！七十二行，那一行賺不了碗飯吃？」他娘說：「你站着說話不腰疼，一個女人家，沒依沒靠能做甚？」我也對拴拴說：「這不能怪金寶娘，這都是舊社會逼害的！在舊社會裡，不要說女人，就是男人，被逼得走上邪道的也不少」。拴拴低下頭沒喘氣，我心裡很亂，沒給他多解釋，喝完水，回到自己屋子裡，心上好像壓了一塊石頭，覺得非常沉重，同時感到極大慚愧：一個革命工作幹部，單從片面的印象出發，罵了一個被舊社會逼害的女人，這是一件極大的恥辱！由於責任感和良心的譴責，半夜，沒有入睡。

第二天清早，就跑到了金寶家。那簡直不像個家，爐灶裡燃着一把毛柴火，冷的很，地下擺着些爛盆爛瓦，炕上鋪塊破蓆子，炕角裡堆着幾件爛行李，她們正在吃早飯，

擺着兩碗開水，和幾塊糠窩窩，金寶娘見我突然進去，嚇得不知該怎好，忙掃開炕讓我坐，我坐在了炕沿上。金寶拿着塊窩窩頭在啃。金寶娘悲慘地說：「我是個下賤女人，名聲壞，活的還不如條狗！誰也看不起，親戚也不來往了。」我說：「我清楚了，昨天那樣太對不起你！」她說：「我這人不是鬼不鬼！十來年了，我原初也不是壞女人。」說着不住拿袖子擦眼，我說：「我聽人說過了，知道你的苦處！」她說：「知道就好，十二三年了，誰知道我心裡埋着黃連？每天眼淚朝肚裡流，……」她哭着說：「我也知道這是下賤事，自己鬧上癩病，比牛馬的罪也苦，有時想尋死，可是又留不下金寶！孩子跟上我也受了罪，出去街上，人人欺侮，金寶也懂事了，別人罵的話，他也知道說甚，小心眼也受着老大制，兒跟上我也有罪啦！想起來我心裡上滴血咧！」金寶見她娘哭，也哭起來了，糠窩窩扔在炕上，散開了。我也不由得眼睛濕潤起來，我安慰她們說：「今天就該我們這些受罪人翻身了。誰害成你這樣？你也應當想一想！」金寶娘說：「我把一萬次想過了，每天都在想，以前我恨劉貴財，也怨自己，怨自己命不好，命裡注定受這份罪。你來那天開會講了話，我也聽了，我回來兩天兩夜沒睡着，我想誰害成我這樣？是地主劉貴財那挨刀子的。他害了我一家人，金寶爹是他害了的，把他打成了那樣，逼上走了，金寶他爹脫下的衣服，我存了十來年，金寶沒衣裳穿，我都沒捨得改剪！」她一面說，一面從地下一隻爛箱子底下，翻出一捲衣服來，抖開讓我看看。那是一件

藍夾衣，上邊有很多黑污，她指着那些黑污說：「這都是金寶爹的血，他們把他往死的打，頭上、背上都打破了。」她拿着衣服的手顫抖着，眼呆呆地看着。停了半天才又說道：「我找你就是想告訴告訴這些事，等開闢爭會，我想把這些事講一講，這能不能講？」我說：「能講，地主劉貴財已經扣起來了！」她說：「我還想問一件事，聽說將來分果實是按人頭分，金寶他爹走了十來年啦，人們說他死了，我總覺得他没死，我白天黑夜盼他回來，有時半夜驚醒，只當他是回來了。我覺得他一定不能死。能不能給他記個名字？」我說：「我可以和代表們商議一下，按土地法大綱上規定，兩口人也可按三口分。」她說：「以前幹部們把我遊了街，坐了禁閉，我以前也恨他們，後來想：人家也是爲了咱好，不過誰想丟人敗興作這些事？實在是沒辦法，把我訂成二流子成份。我心上有些受制。」我說：「這應該取消，這都是舊社會害的。不過自己也不要再作這些事了！」她說：「自土改開始我就不了！我讓金寶每日拾糞，明年也種些地。」她見我看了看她的衣服，說道：「自己也覺得穿戴的不像個人，可是沒個換上的。」

我口很渴，想喝口開水，剛端起水，金寶娘奪住了，她說：「我家這水喝不得，我長着癩病，怕染上你。」我放下碗說：「你應當治癩！」她說：「聽說打六零六能治，唉！好老馬咧！一針五六塊白洋，買不起呀。連飯也吃不起。」我說：「等翻了身以後治吧。以後也再不要操這份苦營生了。」金寶娘說：「但凡有口飯吃，誰願意丟人敗興

作這些沒臉事。」從她家走出來，我到了代表會，和代表們商議了一下，暫時借給了她幾斗糧。大家都說：「寡婦孤兒可憐的，十來年工夫，把個好人糟踏了！」

在開闢爭會時，金寶娘第一個向地主劉貴財訴苦，他講劉貴財怎樣勾引她，怎樣逼走她男人，怎樣把她送到碉堡上……全場子人都在嘆息，女人們偷偷的哭了，我看見劉拴拴，也在用袖子擦眼淚。金寶娘起初是一面講一面哭，隨後一下氣昏過去了，等人們拿冷水噴過來後，她忽然像瘋了一樣，跳了起來，頭髮散開了，她傻笑着，露出一口牙齒，撲在地主劉貴財身上，用嘴亂咬，金寶也撲過去了，哭着，拿小拳頭打，全場人忿怒的大聲叫：「打得好！」劉拴拴也舉着拳頭大喊：「打得不虧！」

代表們忙過去拉開。代表主任田老大說：「劉貴財要交人民法庭審判，他的罪惡太多了，不光害了翠翠一家，日本人在時營漢奸，閻錫山來了又營特務，害了多少人啊！」

這個村工作我沒參加到底，闖爭會一結束，我就被調到了縣上。縣城距店頭村六十里地，雖然時時想念金寶家的情形，但一直也沒機會去一趟。

四

今年七月十五，城裡趕會，我正準備去街上看，通訊員進來說：「馬同志，外邊

有人找你。」我跟着走到大門口，見站着一個三十幾四十歲的農民，手裡提個白布包，一見了我，忙上前一步說：「你就是工作團那老馬？」我說：「是的，你是那裡的？」他說：「店頭村的，不認識吧，一說你就解下了，我是金寶的爹，叫李根元。」我吃驚的說：「不是說你死了？」他說：「生下受罪骨頭還能死了？我家的事，你也清楚，我自那年逃出去，就跑到綏遠，給人家當了長工，受了十來年，甚也沒闢下，只當家裡人都死了，家裡也當我死了。門又不敢回來，今春天才聽人們說，咱這裡解放了，闢了土地改革，劉貴財也闢倒了，咱才討上吃回來。」我說：「光景怎樣？」他高興的說：「甚也有了，分下房、分下地。我們一家人常念道你，打聽了好幾回也打聽不見，後來說你到官家審了，我跑了五十里去也沒找見，後來區上王助理員到我們村，才得了實信。」說着把那個布包遞給我，說：「這是金寶娘給你做的『雙鞋』。」我無論如何不要，我說：「闢土改你家翻了身，這是共產黨的政策，全體農民的力量，不是我幫你翻了身！」他說：「這些我也知道！不過……」他想了又想說：「不要也好。金寶和他娘也進城趕集來了，她們想見見你。」我說：「在那裡？」他說：「不遠，就在南門跟前咧！」我跟着李根元走，路上他嘆息的說：「金寶娘是個好心人，爲我受了十幾年罪。」我說：「這都是地主害的！」街上人很擁擠，有各種小販的叫賣聲，他好像罵了句什麼，我沒聽清。

快到南門眼前，路上人稀一些了，老遠就看見金寶站在高處叫喊：「老馬！老馬！」走過去，只見金寶娘紅光滿面，穿着很樸素的一身藍衣服，笑着說：「唉，老馬，又見到你啦！」我說：「你的病治了沒有？」她說：「好光了，打了兩針六零六。」我說：「花了多少錢？」她說：「沒花。在劉貴財家尋出來的，代表們專門分給了我！毛主席救了我們一家！」我問他們生產情形，根元說：「莊稼長的挺好！」又指着樹底下拴着的個驢說：「你看還買下頭驢！」金寶搶着說：「我媽還紡線咧！」他娘笑了笑說：「初學！」

我們談了很多，我讓他們到縣委會去吃飯，他們怎也不，說在他姑姑家吃過了，等一等就要回去。

我離開他們，在街上串了串，趕回到家裡時，炕上放個白包包，通訊員說：「是找你的那個老鄉送來的！」我說：「你沒見在門口他給我沒要，你怎接下了！」通訊員說：「那老鄉說是你讓他送來的。」我再沒說什麼，打開白布包，有一對嶄新的黑布鞋。

一直到現在，這對鞋我還沒穿，這對鞋上，記載着一個女人苦難的經歷，也標記着一個女人的新生。

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於興縣

賣 雞

束 爲

在往紅武鎮趕集去的大路上，走着一個年青的女孩子。看去有十七八歲的光景，懷抱一隻白母雞。和她相隨的，還有個七八歲的小女孩，是來買餅子看熱鬧的，她們是親姊妹，大的叫改改，小的叫娥娥。姊妹倆一面走路一面說話。

姊妹問：「咱這白母雞要賣多少錢哩？」

姐姐說：「媽媽叫咱們到集上問個行情。」

妹妹又說：「賣了雞要給我買餅子哩！」

姐姐說：「媽媽不是給了你錢嗎？這母雞說不定賣不了哩！」

姊妹倆說說道，不覺一陣來到紅武鎮的村口。趕集的人已經多來了。她們正要坐下休息，一陣鑼鼓和鎖鈸的聲音，猛然間響起來。妹妹急忙去看。不多不會，一頂四人抬的花花轎子抬出村來，從改改的面前抬過去了。隨後，娥娥跑到姐姐面前，比手劃腳地說：

「好怕人呀！一個身子不大的女子就出嫁了。」說時，兩眼瞪的圓圓價，臉上表

現出一種叫人可怕的神情。她急口地說下去：「那女子不上轎，一個老漢把她抱出來，填到轎裡了。我還聽見那女子哭哩！」

改改心裡一驚，也就安靜下來。她想，如果不和媽媽吵那一架，辭退了那樁親事，恐怕也會像剛才出嫁的那個女子似的，叫人家強迫填到花轎裡，一輩子哭鼻子流眼淚。

她家姓白，是在這次土地改革翻了身的。家裡原也貧寒，全憑租田借地熬日月，一家人終年勞動，常是少吃沒穿。所以改改十歲上，娘老子使換了人家五十元彩禮，賣給了一個比改改大二十歲的一個買賣人。主家備了幾次要娶，只因改改不願意，尋死上吊，也沒娶成，直到最近，改改才提出解除婚約。爲了這事，改改講了許多道理，要死要活，使得媽媽生氣，媽媽總是疼女兒，所以也就同意了改改的主張，把五十元的彩禮退給了那家。不過，在先媽媽不答應。那時改改也起了火。說：

「成天還說親女子，如今把我往睡底推哩！我又不是個毛驢，爲甚要賣我哩！說好說歹我不去。誰拿了人家的錢誰去跟人家過日子。你們箍迫我，咱就去代表會講理。要不，我就死給你們看。」

改改是個有志氣的女子，逼的媽媽不得已的說：

「願找個瞎子，找個聾子，一概由你，如今世事也變了，娘老子管不下兒女了。連那個小的，長大了也由她去，我們操心操够了。」

改改跳出了苦海，再看看剛才哭着上驕的女子，由不得心裡一笑。

那個人都有一點子秘密。改改也是有個秘密的。那就是她早就看上了對象。那後生是劉家溝的青年委員，叫個劉再生。家裡原是個貧農。後生倒是挺精幹。只是因家裡苦寒，如今二十三歲了，却從沒人向他提過親事。改改和劉再生認識，是在去冬土地改革的時候，那時劉再生到她村開過幾次會，悄悄地說過兩次話。說了些甚，別人也不大清楚，只是風風雨雨地聽人說，兩人挺對事，改改給那後生還縫了煙荷包。因為改改的那樁倒運親事沒退下，所以鬧的他兩個挺着急。訂婚結婚的事也從沒提起。直到如今，兩人還是「起山的雲彩爬山的霧，他二人閃在爲難處」哩！

最近改改退了親，又聽說有人給劉再生說婆姨，改改心錘上確實着了急。沒見那人的話又不好說出口，所以沒事尋事，就抱了隻鷄來趕集。那本意當然不是賣鷄，只是樣罷了。如果有人問起，就說是賣鷄也好遮羞。

姊妹二人坐在村口休息，猛不防，背後有個人問道：

「這兩個女子是那村的？」

姊妹二人回頭看時，原來是個老婆婆。那老婆婆不等回答，又問：「這母鷄可是賣的？」

改改說：「是咧！」

老婆婆伸手過來說：「叫我端摸一下，看下蛋不？」

娥娥搶過來說：「可肯下蛋哩！一天一個，勤謹的多哩！」

老婆婆摸了一頓，白母雞「咕咕」地叫了幾聲，看樣子，老婆婆好像很滿意。就問多少錢。改改心裡吃證了一下。出口就要了八萬。老婆婆一聽要八萬，眉頭一皺，說：「哎呀呀！你到集上來問問，有八萬的雞沒有？你是不多來趕集吧！八萬塊能買個鳳凰了。有三萬也賣的了。」

爭執了一頓，那老婆婆大概很愛上了那大母雞，出到四萬。改改却是咬住八萬，少了不賣。她們又爭了一回，還是鬧不成，姊妹二人抱上雞走了。老婆婆想到：「可是個好雞，就是太貴了。」想罷，也就走開。

姊妹二人來到集上走了一陣。改改只顧四下瞭望，却忘了自己是個賣雞的。所以有個老漢一連問了幾聲，改改都沒聽見，那老漢走到改改跟前大聲問道：

「你這雞怎價賣哩！」

改改轉身過來，那老漢又說：「我那老婆成天鬧的要買一隻母雞，」說着湊近着看雞，就問價錢。改改就要八萬。

老漢瞪起眼說：「怎麼？有八萬的雞嗎！八萬塊可以買隻羊了。」

改改說：「你去買羊吧，這雞少了八萬不賣。」

老漢說：「三萬賣的了。再多了只好把牠抱回去。」說罷，看看改改不想賣，也就作罷。

這正是八月，離「中秋節」只有幾天，離秋收已只半個月了。集上除了瓜菓梨桃月餅之外，收秋的農器傢具的買賣也比往年多，那些賣東西的人，很會揣摩農民的心思，農民翻身以後，農器傢具也比往年多買些。因此，集上的人格外多。改改領着娥娥在集上來回走了兩趟，人是不少，却尋不見劉再生。心裡早有些發急。誰知買雞的就有那麼多！走個三五步就有人問。改改在先一口咬定「八萬」，打發掉了那些買雞的。後來嫌麻煩，人家問時，她却說：

「這雞不是賣的，是買的。」

這街道本來很窄，兩旁又擺了各種各樣的小攤子，街道上總是你碰他，他碰你的。姊妹倆走乏了，想找棵樹下休息一會。忽然一閃，有個年青的後生從改改身旁過去。改改轉身看時，却只是個後背。改改心慌了，意亂了，急忙追上去，看了看，原來認錯了人！只好再走自己的路。

姊妹倆買了些蘋菓坐在牆壁下的一塊石頭上休息。一面吃蘋菓，一面談話。

娥娥想起剛才姐姐賣雞的事，就問道：「姐姐，你怎不賣哩！」

改改沒防備娥娥問起這話，急的一時說不出來，頭一抬，呀！來了！

劉再生急急忙忙走來。快走近時，改改不高不低的咳嗽了一聲。那後生就被那咳嗽吸引過來。改改掏出錢打發娥娥去買餅子。改改的那雙眼睛從來沒有今天這麼有用途。那眼睛好像對劉再生說：「好神神吧！你怎價才來哩！我等你一前晌了。如今才算等着你。」

一男一女的兩個年青人，怎好在這熱鬧地方說話哩！到村外去吧，說話倒是挺方便，那怕要落閑言哩。情急生智，雖然在這人來人往的集市上，也能說話哩。改改眼盯着劉再生走來。他四下一瞧，來來往往的人好像都在看他倆個。改改的心鏗，跳的「耿耿」的，眼看着劉再生，一時沒話說，於是就先說鷄。

改改高聲問：「你買鷄嗎？」然後悄悄地說：「過來些！我有告訴的。」

劉再生走近些，也高聲問：「這鷄要賣哩？」

改改高聲說：「是咧。」低聲又問：「你怎才來哩！」

劉再生高聲說：「這是老母鷄麼？」隨後也低聲說：「過個三五天，我參戰走哩！」

改改高聲說：「這母鷄可正下蛋哩！」隨後低聲說：「聽說你問婆姨哩！我可退了那樁親事了。」

劉再生說：「如今還沒定音哩。一隨後又高聲問一句：「這鷄多少錢哩？」

改改高聲說：「八萬！」說罷，大胆的四下一瞭，她瞭來來往往的並沒人管他們的閒事。所以就又大胆又小心地談起來：

改改說：「我那親事退了，我等你哩！」這話剛說出口，羞的臉都紅了，紅的如同石頭上放的那蘋菓似的。改改又說：「回去找媒人吧！」

劉再生滿心高興「嗯」了一聲說道：「如今我參戰走哩，來不及，等我回來吧！」

改改說：「怎來不及，你不說再過三五天才走嗎？這事怎難辦哩！找個媒人，一天就辦了，如今訂下，回來結婚。」

劉再生有甚不願意，就滿口應承，明天打發媒人去。

改改正要問話，再生說道：「今兒來遲了，要尋個鐵匠修我的刺刀去哩！」

改改又問：「你參戰走，有盤纏嗎？你把這鷄拿去賣了，路上好花，」說着就把鷄送到劉再生的懷裡，那鷄又「咕咕」地叫了幾聲，好像很高興。劉再生來時帶着兩萬塊錢就掏出來給改改，改改也不要。那後生故意大聲說：「不少了，兩萬塊賣的了！」改改沒法，只得接在手裡。眼送劉再生走去，她無意中一瞭，却瞭了剛才那兩個買鷄的老婆婆和老漢，站在那邊，指手劃腳地不知說些甚麼。

娥娥買餅子回來，二人就起身往回走。剛走到村口，那老婆婆和老漢迎面走來。

老漢說：「你賣東西是爲怎哩！三萬不賣兩萬倒賣了。」

老婆婆說：「你給她三萬還有可說，我給她四萬還不賣哩！人家那後生出了兩萬就買走了。」

改改本不想和他們爭吵，後來越聽越難聽，不得不分辯一下，她問他們：

「誰說兩萬，我賣了八萬！」

老婆婆說：「我問過那後生了。他說兩萬價買的。你們講買賣時，我就看見了。」改改想：給這些老糊塗也說不清，不如趕快走了吧！有好氣沒好氣的說：「鵝是我們的，我們想賣給誰就賣給誰。」

說罷轉身就走。只聽那老婆婆背後說道：

「一來就出四萬她怎也不賣，到罷和那後生疙疙搗搗了一陣。嘖嘖嘖……這還像個說哩！我年青時，老人們從不叫到集上來。」

老漢說：「如今年青人好活了。」

老婆婆又說：「如今的年青人，管也管不下了。我給我那小子問下個媳婦怎也不要，不知道要怎呀！」

老漢說：「唉呀！你的腦筋比我還頑固啦！如今的年青人，怎說也比咱這一輩的好，快死的人啦，管那些做甚？」

改改穿過那些嫉妬的，羨慕與同情的眼光，又聽見這個老人的說話，高高興興回到

家中。第二天，劉再生果真打發媒婆來了，三言五語說成功。媒婆說：

「如今講自由啦！我這媒人也成了靈子耳朶——擺設哩！」
那是個會說會道的媒婆，說的改改家一家人哈哈大笑。

一九四八年

誰 害 的

著 者 西 戎 等

出版者 東北新華書店遼東分店

經售者 各地新華書店及代銷處

一九四九年八月初版。 遼.1—3000

1949
F
0032

82

706053

誰 害 的

1949. 8. 初版

遠. 1—3000

基本定價 元